

# 《玉堂春》

## 主要角色

苏三：旦  
 王金龙：小生  
 刘秉义：老生  
 潘必正：老生  
 崇公道：丑  
 金哥：丑  
 鸨儿：彩旦  
 忘八：净  
 阙德：丑  
 冒延：丑  
 沈宏：丑  
 皮氏：旦  
 春锦：旦  
 赵旺：丑  
 王仁：丑  
 赵曜：丑  
 李虎：丑  
 书童：丑  
 二娃子：丑

## 情节

名妓苏三（玉堂春）识礼部尚书子王金龙，誓偕白首。王金龙财尽，被鸨儿驱出院外，落魄，居关王庙中。卖花金哥代送信于苏三，苏三乃前往相会，并赠金使回南京。苏三自王金龙去后矢志不接一客。鸨儿又计卖之于山西富商沈延林作妾，沈延林妻皮氏与赵监生私通，毒死沈延林，反诬告苏三，县官受贿，将苏三问成死罪。解差崇公道提解苏三自洪洞赴太原复审，途中苏三诉说遭遇，崇公道加以劝慰。苏三被解至太原，三堂会审；巡按恰为王金龙，王金龙见苏三后不能自持，为陪审之藩司潘必正、臬司刘秉义看破，以致不能终审。王金龙私入监中，与苏三相会，又被刘秉义撞见。刘秉义受潘必正之教，平反冤狱，王金龙、苏三破镜重圆。

## 注释

《玉堂春》一剧为传统名剧，但过去只演《起解》、《会审》两折。二十年代荀慧生与王瑶卿、陈墨香共同打提纲、写本子，增益了《嫖院》、《定情》及结尾的《监会》、《团圆》，成了一出有头有尾，情节动人，唱做并重的戏。全部《玉堂春》在一九二六年二月六日首演于上海大新舞台。当时，由荀慧生饰玉堂春，高庆奎饰蓝袍，刘汉臣饰红袍，金仲仁饰王金龙，马富禄饰前沈延林、后崇公道。全剧有三十余场，要演四个半小时。那时演出，舞台上使用了五彩灯光、立体布景，也为京剧的不断革新另辟蹊径，受到了观众的欢迎。解放后，荀慧生又对此剧进行了加工及删益，减去了一些零碎场子。戏显得集中精炼了。

## 根据《荀慧生演出剧本选》整理

### 【第一场：骗游】

（王金龙上。）

王金龙	（引子）	雪窗萤火，遵严命，朝夕苦读！
	（念）	腹有诗书气自华，簪缨世族耀门闾。姓氏未登龙虎榜，国子监中自奋发！
	（白）	小生王金龙，南京人氏。我父王樵，曾举嘉靖丁未科进士。官居礼部尚书。只因祖母年迈，告养家居。我弟兄三人，只小生尚未受得爵禄。遵奉父命，来到北京国子监中苦读，以求早登科第也。
	（西皮摇板）	手不释卷勤功课，

只为严父太苛责。  
但愿苍天不负我，  
鱼跃龙门早登科！

(王金龙入内坐，看书。阙德、冒延同上。)

阙德 (念) 前来诓骗三舍，  
冒延 (念) 游院又蒙吃喝。

(书童暗上，与王金龙献茶。)

阙德 (白) 门上有人吗？

(书童出门，见。)

书童 (白) 原来是阙德、冒延二位。  
冒延 (白) 得啦，你就别提名儿道姓儿的啦！你家公子可在？  
书童 (白) 正念书哪！  
阙德 (白) 又念书哪！快快通禀。  
书童 (白) 二位请进。

(书童、阙德、冒延同进。)

书童 (白) 启禀公子，阙德、冒延二位求见。

王金龙 (白) 快快有请。

书童 (白) 有请！

阙德 (白) 三舍在哪儿哪？三舍在……

王金龙 (白) 二位到了，快快请坐。

阙德、  
冒延 (同白) 坐着、坐着！

(王金龙、阙德、冒延同坐。)

王金龙 (白) 二位，今日怎得有暇到此？

阙德 (白) 今儿个，我们哥儿俩，特为约您去瞧个稀奇罕儿！

王金龙 (白) 什么稀奇之事？

冒延 (白) 有个妓……

(阙德制止。)

阙德 (白) 喂，既叫稀奇罕儿，一说明啦，就没意思啦。您跟我们哥儿俩，到那儿一瞧就明白啦！

冒延 (白) 对啦，一瞧，就明白啦。

王金龙 (白) 只是我正在读书，怎能出去？

阙德 (白) 咳，这书，也不能成天地读。该散散心，也得散散心不是。况且我们哥儿俩来一趟不容易。

冒延 (白) 三舍，您就别推辞啦！

书童 (白) 公子，您就瞧瞧去吧！

王金龙 (白) 如此，一同前去。

阙德 (白) 您可想着多带点银子！

王金龙 (白) 书童，带上三百两纹银。

(王金龙向阙德。)

王金龙 (白) 可够用么？

(书童下。)

阙德 (白) 足够，足够！

(书童取银，上。)

王金龙 (白) 如此，速去速回。

(西皮摇板)  
阙德 (白) 丢下经书去散闷，  
没多远儿，一会儿就到。

王金龙 (西皮摇板) 安步当车行一程。

冒延 (白) 三舍，您瞧，到啦。

王金龙 (白) 啊，这是谁家的宅院？

(阙德指冒延。)

阙德 (白) 这是他姥姥家。

冒延 (白) 嘿，留点口德！

阙德 (白) 稀奇罕就在这里头。一会儿，您就瞧见啦！  
 (阙德向内。)  
 阙德 (白) 我说，里头的，给我出来一个！  
 (忘八上。)  
 忘八 (念) 开的是妓院，为的是赚钱。  
 (白) 我说你们俩怎么又来啦！刚才不是跟你们说了，郑丽春不见客人！  
 (忘八欲下。)  
 阙德 (白) 嘿，别走。告诉你，这回来了有钱的啦。这位——  
 (阙德指王金龙。)  
 阙德 (白) 是前任礼部大堂王樵王大人的第三位舍人，专为看郑丽春来的。要多少钱，给多少钱。  
 书童，拿银子给他瞧瞧。  
 (书童示银。)  
 忘八 (白) 真是财神爷来啦！原来是王三公子，失敬了。您请到客厅少坐，我去给您传话。  
 王金龙 (白) 郑丽春？是什么人哪？  
 阙德 (白) 就是您要看的稀奇罕儿。别问了，一会就明白啦。  
 (众人同下。)  
**【第二场：初识】**  
 (苏三上。)  
 苏三 (引子) 流落平康，空负了，侠义肝肠。  
 (念) 奴本名门秀，沦落在青楼。淤泥莲不染，何羨锦缠头！  
 (白) 奴家郑丽春，小字苏三。姑苏人氏，先父郑雄飞，曾官副将，不幸去世。可恨狠心的舅父，将奴卖入娼门。那时七岁，今已九载。唉，不知何日才能脱离苦海！  
 (西皮摇板) 叹人生好一似梦幻泡影，  
 奴本是名门女沦落娼门。  
 十六岁好年华遭此厄运，  
 但不知何日里脱离风尘？  
 (鸨儿上。)  
 鸨儿 (念) 梧桐能把凤凰引，哄着苏三见财神！  
 (鸨儿进门。)  
 鸨儿 (白) 姑娘！宝贝儿！  
 苏三 (白) 妈妈来了，妈妈万福！  
 鸨儿 (白) 罢啦。孩子，你坐下，妈妈给你道喜。  
 苏三 (白) 女儿喜从何来？  
 鸨儿 (白) 今儿个来了一位王三公子，他是礼部大堂王大人的少爷，又有人品，又有钱。他要见见你，这不是你的喜事吗？  
 苏三 (白) 妈妈，女儿也曾言过，我是不见客人的！  
 鸨儿 (白) 话不能这么说，你在妈妈这儿住了九年啦。你要是不见客，不给妈妈挣钱，妈妈不是赔大发了吗！我瞧这位公子不错，你就见见他，给妈妈弄两钱，怎么样？  
 苏三 (白) 女儿不见。  
 鸨儿 (白) 你这么下去，也不是长久之计呀！再说你要脱离风尘，也得找个合心合意的人不是？妈妈我瞧这位公子，不是那种花花公子，挺腼腆、挺斯文的。你瞧瞧去，要是相中啦，妈妈跟他商量，接你出去，这不是三全齐美吗？你想想！不如意，妈妈立刻让你回来。  
 苏三 (白) 就依妈妈！  
 鸨儿 (白) 这才是招人疼的好宝贝儿呢！  
 (西皮摇板) 烟花总要讲酬应，  
 未必他心似我心。  
 轻移莲步出房门，  
 (鸨儿走圆场。王金龙、阙德、冒延、书童同上。)

鸨儿 (白) 宝贝儿，这位就是王公子。  
(鸨儿向内。)

鸨儿 (白) 老二，打茶来！

阙德 (白) 嘿，真不赖。  
(王金龙与苏三同对视，羞笑。)

苏三 (西皮摇板) 见了公子把礼行，

阙德 (白) 公子，这就是郑丽春，郑大姐。

王金龙 (白) 怎么，竟是个绝色的女子？

阙德 (白) 这不就是稀奇罕吗！

鸨儿 (白) 公子，请坐。  
(王金龙坐大边斜椅，阙德、冒廷同立于后。苏三坐小边斜椅，鸨儿立于后。忘八端茶上。)

忘八 (白) 茶到。

鸨儿 (白) 姑娘，请公子用茶。  
(忘八放杯于桌上，立于鸨儿旁。苏三举杯。)

苏三 (白) 公子，请用茶。

王金龙 (白) 大姐，请！  
(阙德向王金龙。)

阙德 (白) 公子，该掏钱啦！

王金龙 (白) 书童，付与他们银两。

书童 (白) 给多少？

王金龙 (白) 三百两俱都付与他们。  
(书童递银给鸨儿。)

鸨儿 (白) 好大方！  
公子，您用什么酒饭，我去吩咐。

王金龙 (白) 我还有事，告辞了！

阙德 (白) 怎么着，这就走？花这么多，不吃饭？

王金龙 (西皮摇板) 今见大姐三生幸，

鸨儿 (白) 姑娘，送公子。  
公子，赶明儿个，您可想着来呀。

苏三 (白) 公子，慢走！

王金龙 (笑) 哈哈哈哈哈……  
(西皮摇板) 改日造访再登门！  
(王金龙、阙德、冒廷、书童同下。)

鸨儿 (白) 哎哟，这可是八辈子接不着的财神爷！

苏三 (白) 看他挥金如土，未必心有挚情！

鸨儿 (白) 妈妈我是不讲情义专讲钱。你要是品他这个人，那可得路遥知马力！孩子，今儿个妈妈念你的好处，回房歇歇去吧！  
(鸨儿、忘八同下。)

苏三 (念) 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  
(苏三下。)

## 【第三场：定情】

(王金龙、阙德、冒廷、书童同上。)

王金龙 (西皮摇板) 好一个郑丽春品貌出众，  
却不想沦落在风尘之中！  
携带来三万银院内使用，  
遇机缘搭救她逃脱樊笼。

阙德 (白) 我说公子，您今儿个一下子就带了三万六千两银子来，是打算马上就把那郑丽春接出院来吗？

王金龙 (白) 只要鸨儿应允，我就接她出院。

阙德 (白) 老爷子还没答应，您这么办，怕不合适吧？

冒廷 (白) 对啦，怕不合适。

王金龙 (白) 依你二人之见?  
 阙德 (白) 依我说, 您先在院中住些日子, 等老爷子来了回信儿再说, 倒是两全之计。  
 王金龙 (白) 只是我怎能长住妓院之中?  
 阙德 (白) 那不要紧哪。您可以拿这个钱在院里单盖点房子, 置点儿家具, 分开另住。等老爷子的回话儿。  
 王金龙 (白) 这使得的么?  
 冒延 (白) 使得, 使得!  
 阙德 (白) 您要盖房子, 我舅舅就能承包修造, 那可算物美价廉, 又快又好!  
 冒延 (白) 您要添家具, 他可办不了。我大爷是古玩钱的, 您交给我全办啦!  
 王金龙 (白) 如此, 有劳二位。  
 (忘八、鸨儿同上。)  
 鸨儿 (白) 参见王三公子! 我一猜您今儿个就得来, 正在这儿恭候哪! 您快请里边坐吧。  
 (王金龙、阙德、冒延、书童同进门。鸨儿向内。)  
 鸨儿 (白) 姑娘! 宝贝儿! 王三公子来啦, 你快来吧!  
 (鸨儿向忘八。)  
 鸨儿 (白) 准备酒宴去!  
 苏三 (内白) 来了!  
 (忘八下。苏三上。)  
 苏三 (西皮原板) 昨日里王公子院中散闷,  
 一杯茶使用了三百纹银。  
 未知他是一个何等情性?  
 倒叫我一阵阵将口问心。  
 鸨儿 (白) 瞧, 我们姑娘来了!  
 快快见过王公子!  
 (苏三进门。)  
 苏三 (白) 啊, 公子!  
 王金龙 (白) 大姐。请坐!  
 (苏三、王金龙同坐。)  
 王金龙 (西皮摇板) 重聚首再相见喜之不尽,  
 问大姐今已是几何芳龄?  
 苏三 (白) 一十六岁。  
 鸨儿 (白) 我们姑娘还是黄花幼女哪!  
 (忘八上。)  
 忘八 (白) 酒宴备好!  
 鸨儿 (白) 摆下摆下。  
 公子, 今儿个您可得赏光。  
 (忘八摆酒宴。)  
 王金龙 (白) 好好好。大家同饮。  
 鸨儿 (白) 姑娘, 快敬公子一杯!  
 (苏三斟酒, 递向王金龙。)  
 苏三 (白) 公子请。  
 王金龙 (白) 大姐请。  
 (众人同饮。)  
 王金龙 (白) 妙啊!  
 (西皮摇板) 三杯美酒添春兴,  
 苏三 (西皮摇板) 细看公子美仪形。  
 王金龙 (西皮摇板) 大姐容颜称雅俊,  
 苏三 (西皮摇板) 谬赞多承三舍人。  
 王金龙 (白) 大姐不愧玉堂春色, 小生斗胆赠个芳名, 就叫作玉堂春可好?  
 苏三 (白) 多谢公子取名。敢问公子青春几何?  
 王金龙 (白) 一十九岁。  
 苏三 (白) 堂上安否?  
 王金龙 (白) 祖母康疆, 爹娘安泰。

苏三 (白) 还有何人?  
 王金龙 (白) 二位兄嫂, 三个侄儿。  
 苏三 (白) 还有何人?  
 王金龙 (白) 无有人了。  
 苏三 (白) 令正夫人呢?  
 王金龙 (白) 小生尚未婚配。  
 苏三 (白) 尚未婚配!  
 鸨儿 (白) 二位越说越投缘啊。我别愣着啦。  
 我说公子, 您这酒喝得怎么样啦?  
 王金龙 (白) 好好好!  
 忘八 (白) 您可该给钱啦!  
 王金龙 (白) 要钱, 是无有的!  
 鸨儿 (白) 我们这儿可不赊账!  
 阙德 (白) 你先别沉不住气。钱, 没有; 公子可有的是银子。  
 书童 (白) 书童, 吩咐将银子抬来。  
 是。  
 (书童向外。)  
 书童 (白) 抬银子!  
 (四青袍抬银子同上, 过场, 同下。)  
 鸨儿 (白) 公子, 您打算拿银子给我们墁地是怎么着!  
 王金龙 (白) 我要与大姐添些家具, 陈设。  
 鸨儿 (白) 那可太好了。公子, 我们姑娘屋子里的桌椅、摆设可全该换啦!  
 王金龙 (白) 一一更换。  
 鸨儿 (白) 字画也全不是名人的。  
 王金龙 (白) 也要更换。  
 鸨儿 (白) 床帐、被褥……  
 王金龙 (白) 俱都更换。  
 鸨儿 (白) 窗户、顶棚……  
 王金龙 (白) 妈妈, 还有什么? 你一气说了出来吧!  
 鸨儿 (白) 要不干脆, 您给她盖点房得啦!  
 阙德 (白) 对了, 公子, 您就盖个南北二楼, 修个玩月花亭。我去办。  
 冒延 (白) 您就买下金杯玉盏、翠匣翠瓶, 什样家具, 我去办。  
 王金龙 (白) 你二人速去办来。  
 (阙德、冒延同出门。)  
 阙德、  
 冒延 (同白) 咱们俩先捞一笔!  
 (阙德、冒延同下。)  
 王金龙 (白) 我也要告辞了!  
 (苏三拉王金龙衣袖。)  
 苏三 (白) 公子!  
 鸨儿 (白) 对啦, 公子, 我们姑娘不让您走, 您就别忙啦!  
 (鸨儿、忘八同下。)  
 王金龙 (白) 大姐, 有何话讲!  
 苏三 (白) 公子呀, 奴本良家之女, 不幸沦落烟花。久有逃脱之念, 只惜未得机缘。今见公子仪表非俗, 不似纨绔恶少。欲将终身相托, 永偕白首, 不知公子意下如何?  
 王金龙 (白) 大姐呀! 我今日带来巨款, 原想与你赎身。只是未得家父示下, 也未卜大姐心意。今知大姐钟情于我, 真乃三生有幸也!  
 (西皮摇板)  
 苏三 (西皮摇板) 今日金龙甚有幸,  
 王金龙 (西皮摇板) 方遇多情多义人。  
 苏三 (西皮摇板) 指天指地为盟证,  
 王金龙 (白) 愿效鸳鸯不离分。  
 苏三 (白) 大姐!  
 王金龙 (白) 公子!

王金龙 (白) 贤妻?  
 苏三 (白) 王郎!  
 王金龙 (白) 妹子!  
 苏三 (白) 哥哥!  
 王金龙 (笑) 哈哈哈哈哈!  
 (王金龙、苏三同下。)

## 【第四场：被逐】

(鸨儿、忘八同上。)  
 鸨儿 (念) 时光快如箭，  
 忘八 (念) 转眼又一年。  
 鸨儿 (白) 转眼之间，那个王金龙在这儿住了一年啦。南北二楼、玩月花亭也都修好啦。他那三万六千两银子，也花完啦。我看他这些日子手头挺紧，咱可不能干那种傻事，养活着他!  
 忘八 (白) 把他叫出来问问。没钱，让他滚!  
 鸨儿 (白) 对。  
 (鸨儿向内。)  
 鸨儿 (白) 我说公子，王公子，王三公子!  
 王金龙 (内白) 嗯哼!  
 鸨儿 (白) 还摆谱儿哪?  
 (王金龙上。)  
 王金龙 (西皮摇板) 玉堂春后花园去把雪踏，  
 我等候那金哥来送梅花。  
 (白) 妈妈，卖花的金哥来了么?  
 鸨儿 (白) 金哥啊，银哥也没来。我问问你，你手里还有钱没有啦？有钱，得给我点儿啦！  
 王金龙 (白) 我如今身上无有银两，正要命童儿回转南京去取。  
 书童，书童！  
 鸨儿 (白) 别嚷嚷啦，你那书童早让我打跑啦！  
 王金龙 (白) 啊，这还了得！  
 忘八 (白) 没什么了不得的。告诉你，今天不给钱，我还要扒你哪！  
 王金龙 (白) 量你不敢！  
 忘八 (白) 说扒就扒。  
 (忘八扒王金龙衣服，推出。)  
 忘八 (白) 给我滚出去吧！  
 王金龙 (白) 我还要面见三姐。  
 鸨儿 (白) 见三姐呀，梦里去见吧！  
 (鸨儿、忘八同关门，同下。)  
 王金龙 (白) 哎呀呀，这样大雪寒天，我往何处投奔哪？  
 (西皮散板) 忘八、鸨儿无情面，  
 寻个去处避风寒！  
 (王金龙下。)

## 【第五场：探庙】

(二幕外。金哥上。)  
 金哥 (念) 探得三叔信，报与三婶知。  
 (白) 我，王金哥。那天给我三叔、三婶送梅花去，听我三婶说三叔走啦，也不知道因为什么走的。三婶让我打听他的下落，幸喜今儿个在姚斌关王庙碰见我三叔啦。我赶紧给我三婶送个信儿去。  
 (念) 要设满天过海计，成全难中有情人！  
 (金哥下。启二幕。苏三上。)  
 苏三 (念) 浪打鸳鸯分别后，雨丝风片惹人愁。

(白) 自从那日赏雪之后，公子突然离去。妈妈说他接到家书，回转南京。为何行前，并不辞别，令人可疑。我命金哥打听他的行踪，至今也无消息。三郎啊，三郎，你在哪里呀！

(西皮摇板) 三郎音信全无有，  
九转柔肠愁上愁。

(苏三假寐。金哥上。)

金哥 (西皮摇板) 一步紧似一步走，  
悄悄来到南北楼。

(白) 乘着忘八、鸨儿不在眼前，我赶紧给三婶送信儿。

(金哥上楼，进门。)

金哥 (白) 哟，三婶睡着啦，我假装三叔蒙蒙她！  
啊，三姐！

苏三 (白) 三郎！

(苏三猛醒，欲扶。)

金哥 (白) 是我！

苏三 (白) 你怎么这样顽皮！我命你打听你三叔的下落，可有消息？

金哥 (白) 三婶，这回可有消息啦。今儿个，我碰见他啦！

苏三 (白) 他在哪里？

金哥 (白) 他在那关……

苏三 (白) 噢，他做了官了？

金哥 (白) 可不是，做了官啦！

苏三 (白) 三郎做了官了，待我谢天谢地！

金哥 (白) 我谢谢我们家灶王老爷子。

苏三 (白) 啊，金哥，你三叔做了什么官？

金哥 (白) 他的官大极啦！是天下都招讨，伸手大将军！

苏三 (白) 他穿的什么？

金哥 (白) 穿的，前边也是龙，后边也是龙，左边也是龙，右边也是龙。前后左右全是龙！

苏三 (白) 都是五爪金龙？

金哥 (白) 都是大窟窿！他是那天让忘八、鸨儿掬出去的，他要了饭啦！

苏三 (白) 哎呀，我那苦命的三郎啊！

金哥 (白) 您别哭。得想个主意去瞧瞧他哪！

苏三 (白) 只恐他们不放我出去。

金哥 (白) 他们骗您，您也骗他们，三叔现在天坛东边姚斌关王庙，您假装肚子疼，说关王爷教您亲自烧香还愿，他们怕倒了摇钱树，准得让您去。

苏三 (白) 只是如何装病哪！

金哥 (白) 那还不容易。您就这么哎哟，哎哟！我去叫他们，您就装病啊！

苏三 (白) 好好好，哎哟，哎哟！

金哥 (白) 咳，我还没走呢，您怎么就嚷嚷？

苏三 (白) 你快快前去。

(金哥下。)

苏三 (西皮摇板) 假做病痛装模样，  
准备庙内会三郎。

(金哥拉鸨儿、忘八同上。)

金哥 (白) 您快瞧瞧去吧！

苏三 (白) 哎哟，哎哟！

鸨儿 (白) 孩子，你这是怎么啦？

苏三 (白) 妈妈，女儿方才梦见关王爷爷，言道女儿幼年许下庙中香愿，教女儿亲自还愿。如若不去，定索女儿之命。

鸨儿 (白) 那得去，走，妈妈跟你一块儿去！

(金哥示意。)

苏三 (白) 哎哟、哎哟！

鸨儿 (白) 怎么啦！

苏三 (白) 越发沉重了！

鸨儿 (白) 这是怎么回事儿?  
 苏三 (白) 关王爷爷教我独自还愿。  
 鸨儿 (白) 是嘛。  
 (鸨儿跪。)  
 鸨儿 (白) 关王爷爷, 保佑我女儿病体痊愈, 我让她一个人上庙, 给您烧香还愿。  
 (鸨儿向苏三。)  
 鸨儿 (白) 好点吗?  
 苏三 (白) 好多了。  
 鸨儿 (白) 你瞧, 可真灵啊! 孩子, 那你就收拾收拾。  
 金哥 (白) 我还得做买卖哪!  
 鸨儿 (白) 你的花我包啦。  
 (鸨儿向忘八。)  
 鸨儿 (白) 走, 咱们找车去。  
 (鸨儿、忘八同下。)  
 金哥 (白) 三婶, 赶紧走吧。  
 苏三 (白) 待我取些银两!  
 (苏三取银一包。)  
 苏三 (西皮摇板) 三百纹银拿在手,  
 (苏三、金哥同下楼, 出门。车夫上。苏三上车。)  
 苏三 (西皮摇板) 关王庙内把香酬。  
 金哥引路头前走,  
 (苏三、金哥、车夫同走圆场。)  
 苏三 (西皮摇板) 绿瓦红墙映双眸。  
 金哥 (白) 到了。三婶, 您等会儿。我先进去。  
 (车夫下, 金哥进门。)  
 金哥 (白) 三叔, 三叔!  
 (王金龙上。)  
 王金龙 (白) 金哥, 何事?  
 金哥 (白) 何事? 我三婶来啦!  
 王金龙 (白) 请来相见。  
 金哥 (白) 得啦。到什么时候啦, 您还端着架子哪!  
 (金哥向外。)  
 金哥 (白) 三婶, 我三叔请您相见。  
 苏三 (白) 三郎在哪里?  
 王金龙 (白) 三姐!  
 苏三 (白) 三郎啊!  
 (苏三见王金龙神气, 抽泣, 脱斗篷, 为王金龙披上。)  
 苏三 (白) 哎呀, 三郎啊!  
 金哥 (白) 我得躲开!  
 (金哥下。)  
 苏三 (西皮摇板) 见三郎失丰采面目清瘦,  
 可怜你数九天街头飘流。  
 (白) 三郎, 忘八、鸨儿赶你出院, 我一些不知。谁想你竟自落得这般光景。  
 王金龙 (白) 哎呀, 三姐呀, 那日你在后园踏雪, 忘八、鸨儿将我赶出院来, 只得暂栖此处了!  
 苏三 (白) 此处不是久居之地, 奴家赠你纹银, 你快快回转南京。我在院中等你, 你我徐图后会之期。  
 王金龙 (白) 三姐可算情深义重。外面风大, 你我后殿少坐片刻。三姐, 来呀!  
 (苏三、王金龙同下。)

## 【第六场：盟誓】

(王金龙上。)

王金龙 (西皮散板) 屋漏又逢连阴雨，  
船迟偏遇顶头风。

(白) 我好晦气也。在关王庙内，多蒙三姐赠我银两，不想行至落凤坡，又被强人劫去。只得仍回京中，白日沿街乞讨，晚间在吏部堂上巡更。终非长久之计。今晚去到院中，求三姐再助银两，也好回转南京。看，天交初鼓，就此前去！

(西皮散板) 纵然淘尽湘江水，  
难洗今朝羞愧容。

(白) 来到院门，丢下更梆，溜了进去。

(王金龙进门。)

王金龙 (白) 只是我这个面目，怎好去见三姐。待我以哭声惊动于她。

(哭) 哎呀，老爷太太！

(苏三上。)

苏三 (西皮摇板) 天已初更人寂静，  
哪里传来哭泣声？

王金龙 (哭) 哎呀，行好的老爷太太！

苏三 (白) 啊！

(西皮摇板) 声音谳熟心惊震，  
莫非三郎转回程？

(白) 难道我那三郎，他、他、他又乞讨而回？待我下楼看来。

(苏三下楼，王金龙迎上。)

王金龙 (白) 修福修寿的奶奶！

苏三 (白) 啊，你是三郎？

王金龙 (白) 三姐！

苏三 (白) 快快随我上楼。

(苏三、王金龙同上楼。)

苏三 (白) 三郎，你怎么未曾回转南京，还是这般光景？

王金龙 (白) 是我行至落凤坡，又被强人打劫了！

苏三 (白) 我就再与你些银两，快快回转南京去吧！

(苏三取银，递。)

王金龙 (白) 多谢三姐，此银多少？

苏三 (白) 管他多少。黑夜之间，又无天平戮秤，约有三百余两。

王金龙 (白) 三姐待我这等恩义，纵变犬马，难报万一！

苏三 (白) 妾身已属三郎，君何出此言。三郎快快走去。我在这里装病等你，望你一朝荣显，莫负于我。

王金龙 (白) 三姐说哪里话来。

(王金龙跪。)

王金龙 (白) 苍天在上，王金龙若是负心，天地愆愆。

(苏三搀。)

苏三 (白) 三郎，言重了。你快些去吧！

王金龙 (白) 这……

苏三 (白) 因何不走？

王金龙 (白) 这……

苏三 (白) 噢，我明白了。

(苏三跪。)

苏三 (白) 玉堂春矢志等候三郎。若嫁别人，难绝风尘。

王金龙 (白) 三姐，你也言重了！

(西皮散板) 深情厚义令人感，

苏三 (西皮散板) 休得迟疑速南旋。

王金龙 (西皮散板) 两情脉脉心眷恋，

(白) 三姐，我舍不得你呀！

苏三 (白) 三郎啊！我……

(西皮散板) 一心专候月圆！

(白)  三郎，忘八、鸨儿来了，你……你快快去吧！  
 (苏三下。)  
 王金龙 (白)  哎，三姐……  
 (王金龙拭泪，下。)

## 【第七场：梳妆】

(沈宏上。)  
 沈宏 (念)  曲曲弯弯路，重重叠叠山。雁飞不到处，人被利名牵！  
 (白)  我，沈宏，表字延林。山西洪洞县人氏。娶妻皮氏。我来在这京城，贩卖皮货，买卖倒挺好的，手里积攒了不少钱。听说京中有个玉堂春，长得怪俊的，今天老西我没什么事，我想前去看看女姑娘。我说二娃子！

(二娃子暗上。)  
 二娃子 (白)  有！  
 沈宏 (白)  你认得玉堂春住的地方？  
 二娃子 (白)  认得。  
 沈宏 (白)  你领我去一趟，好不好？  
 二娃子 (白)  您可得带多带银子。  
 沈宏 (白)  就多带银子，二娃子，带路！  
 (山西梆子)  一日离家一日深，  
 好似孤雁宿寒林。  
 二娃子与我把路引，  
 开开那眼来要散散心。

(二娃子引沈宏同下。二幕开。苏三出帐。)  
 苏三 (白)  公子离去多时，此番想是安抵南京。我也就放了心了。看今日天时不早，待我梳妆。

(苏三坐桌后，开镜。)  
 苏三 (白)  此镜还是公子所赠，如今睹物思人，好不令人伤感也。  
 (南梆子)  独坐小楼开妆奁，  
 想起了公子泪潸然。  
 海角天涯难相见，  
 镜里韶华只自怜！

(苏三对镜梳妆。二娃子引沈宏同上。)  
 沈宏 (山西梆子)  沈宏进了勾栏院，  
 举目抬头四下观。  
 此地好似金銮殿，  
 我今日如同来把驾参。  
 (白)  好大的房子，比我姥姥家还阔呢！  
 二娃子 (白)  您瞧，这南北二楼是王三公子给她修的。  
 沈宏 (白)  这个算不了什么，我也修得起。玉堂春要是跟了我，我盖一座八丈多高的大洋楼给她住。  
 二娃子 (白)  您瞧，楼上梳头的，就是玉堂春。  
 沈宏 (白)  真是长得怪俊的，我得多磕几个头。

(沈宏跪。)  
 沈宏 (白)  臣，沈宏见驾，愿姐姐花容常在，福寿安康！  
 苏三 (白)  楼下什么人？  
 二娃子 (白)  跟您说话了。  
 沈宏 (白)  我，山西沈延林，愿跟姐姐要好。我有的是银子，比那王公子强得多！  
 (沈宏向楼上扔银子，苏三扔回。)  
 苏三 (白)  你休得妄想。我与王三公子早订生死之盟，你快快走去！蠢驴！  
 (苏三下。)  
 沈宏 (白)  这位姐姐真好，不爱财！

二娃子 (白) 她可骂了您啦!

沈宏 (白) 骂我什么来着?

二娃子 (白) 她骂您是个蠢驴!

沈宏 (白) 嗯! 可骂苦了我老西啦! 不成, 我找老鸨子去, 我非娶了她不可。  
(沈宏向内喊。)

沈宏 (白) 老鸨子, 老鸨子!

(鸨儿、忘八同上。)

鸨儿 (白) 大爷, 别嚷嚷!

沈宏 (白) 不嚷, 怎么成? 玉堂春她骂了我啦!

忘八 (白) 骂您什么来的?

沈宏 (白) 他骂我是蠢驴。

鸨儿 (白) 常言说, 打是疼, 骂是爱。她这是喜欢您。

沈宏 (白) 也甭管她喜欢我不喜欢我, 我得娶了她!

忘八 (白) 那可得多花钱。

沈宏 (白) 钱, 我老西不在乎, 你们要多少?  
(鸨儿向忘八。)

鸨儿 (白) 多要点儿!

忘八 (白) 一斗金子!

沈宏 (白) 怎么着, 一斗金子? 好, 我老西狠啦, 就给你们一斗金子!

忘八 (白) 还得找个媒人。

沈宏 (白) 上哪儿找去?

二娃子 (白) 我当这个媒人, 您可得赏我三百两银子。

沈宏 (白) 给你三百两。

鸨儿 (白) 那么, 您给钱吧!

沈宏 (白) 现在就给!

忘八 (白) 给了就接人走啊!

沈宏 (白) 得, 我老西真狠啦, 二娃子, 给他钱!  
(二娃子取金, 付与鸨儿。)

沈宏 (白) 钱给了, 让玉堂春跟我走吧。

鸨儿 (白) 那可不成。

沈宏 (白) 怎么还不成?

鸨儿 (白) 我们这个姑娘一心扑在王公子身上, 您要带她走, 得假装王公子。

沈宏 (白) 我假装王公子, 能像吗?

鸨儿 (白) 您先别露面儿。先写封假信, 说王公子中了状元, 要把她接去住所, 她必然信以为真。等她出了院门, 您再假扮状元, 在远处晃一晃。她不就不疑心了吗。这个主意好不好?

沈宏 (白) 好可好, 可我不会写字。

二娃子 (白) 信我写, 送信也在我。

沈宏 (白) 那好极啦!

忘八 (白) 帮助诓她在我。

鸨儿 (白) 拿钱在我。

沈宏 (白) 花钱在我。

忘八 (白) 您花了钱, 得了人, 这钱可花得值。

沈宏 (白) 那是你那么说。你瞧瞧, 我花了一斗金子, 到接人的时候还得落个骗子的名声。我瞧着可有点冤哪!

二娃子 (白) 这就叫不冤不乐, 咱们准备去吧。

沈宏 (白) 好好好, 回见回见。  
(众人自两边分下。)

## 【第八场：骗娶】

(苏三上。)

苏三 (西皮摇板) 忘八、鸨儿逼得紧,

诈病装痴度光阴。  
手启妆奁不施脂粉，  
欲从镜内觅知音。

(苏三开镜，出神。鸨儿、忘八同上，同进门。)

鸨儿 (白) 姑娘你大喜啦！  
苏三 (白) 我喜从何来？  
忘八 (白) 王三公子得中状元，差人接你一同上任，这不是你的大喜事吗？  
苏三 (白) 此话当真？  
忘八 (白) 有下书人为证。  
鸨儿 (白) 叫他进来，叫他进来。

(忘八向外。)

忘八 (白) 下书人进来呀！

(二娃子持信上，进门。)

忘八 (白) 见过你们夫人！  
二娃子 (白) 这位就是我们夫人？  
小的叩见夫人。书信呈上，请夫人一看。

(二娃子递信，苏三拆看。)

苏三 (白) 怎么不是公子笔迹？  
二娃子 (白) 只因公子右手生疮，书信是老太爷代笔写的。  
苏三 (白) 莫非有诈？  
二娃子 (白) 哪儿能是假的。公子就在接官亭上，不得分身，夫人前去，一看便知。  
苏三 (白) 可有车辆前来？  
二娃子 (白) 早到门口啦。  
苏三 (白) 我就去看来。

(西皮流水板) 公子不与亲笔信，  
此事教我好担心。  
轻移莲步出房门，

(苏三边唱边施粉、理衣、出门。车夫上，苏三上车。忘八、鸨儿同下。)

苏三 (西皮流水板) 上了香车蹙路行。  
道路不知远和近，

(苏三走圆场，沈宏官衣上，一晃两晃。)

苏三 (西皮流水板) 远望不是公子形。  
苏三心下拿不稳，  
(西皮摇板) 但愿苍天相吉人！

(苏三驱车下，二娃子随下。)

沈宏 (山西梆子) 一斗黄金成泡影，  
老西且喜娶了亲。

(沈宏欲下，二公差上。)

公差甲 (白) 你不是沈宏吗？  
沈宏 (白) 是我。  
公差乙 (白) 你是什么东西，也敢戴纱帽，穿官衣？  
公差甲 (白) 冒充官长。走，打官司去！

(二公差锁沈宏，拉。)

沈宏 (白) 哎呀，可毁了我老西啦！

(众人同下。)

### 【第九场：辨奸】

(皮氏上。)

皮氏 (念) 生就花容月貌，长成玉肤冰肌。杏眼桃腮可沉鱼，珠围翠裹得意！  
(白) 我，皮氏，配夫沈宏。他上京城做买卖去啦，人没回来，可弄回一个妓女来，叫什么玉堂春。这个玉堂春敢情不愿意跟我们当家的。我本打算把她放了走，可又怕一旦我们当家的回来，把她安了外家。故此我把她暂留后院居住。有朝

一日得了手，把她害了也就得啦。我们当家的无情，可我也就无义啦。礼尚往来，他能弄个女的，我怎么就不能弄个男的呢！我教丫头春锦给我引来了监生赵旺。我们当家的一年没回来，我跟赵监生过了八个月，感情越来越好。今儿个是八月十五，我叫春锦把赵监生请来喝酒赏月。我说沈宏啊沈宏，你不回来，大奶奶可要先偏你啦！

(西皮摇板)

男儿无情怀二意，  
女子何须必从一。

(春锦引赵旺同上。)

赵旺 (西皮摇板)

春锦前面看仔细，  
见了娘子笑嘻嘻。

皮氏 (白)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老是不请不来呀？

赵旺 (白)

我不是怕那个姓沈的回来吗！

皮氏 (白)

今儿个八月节，我酒菜全预备好啦。喝完了酒，咱们一块儿赏月，你瞧好不好？

赵旺 (白)

好是好。依我说你把玉堂春也叫来，咱们一块儿喝会子，不更好吗？

皮氏 (白)

怎么着，你也惦记上玉堂春啦？

(皮氏背供。)

皮氏 (白)

我是得把这个小娘儿们害死。

我说姓赵的，你别得陇望蜀啦。我们当家的可就要回来啦。从明儿个起，咱们得一刀两断！

赵旺 (白)

哎呀，我舍不得你呀！

皮氏 (白)

你要是真舍不得我，你找副毒药来，咱们把他害了，可就没了的怕啦。

赵旺 (白)

对，好主意。还告诉你，今儿个我身上正带着毒药哪！

(赵旺取药。)

赵旺 (白)

给你。

皮氏 (白)

那你就擎好吧！来，喝酒喝酒！

(西皮摇板)

你我交杯来对饮，

赵旺 (西皮摇板)

愿与娘子不离分。

(皮氏、赵旺同饮酒。沈宏上。)

沈宏 (山西梆子)

一年官司苦受尽，

今日才得转家门。

(白)

总算到了家啦。嗯，怎么关着门呢？

开门，开门！

皮氏 (白)

谁？

沈宏 (白)

我呀。

皮氏 (白)

你是谁？

沈宏 (白)

我是沈大爷，怎么连我的语声全听不出来啦？

(皮氏示意赵旺藏桌下，示意春锦开门。)

皮氏 (白)

我不敲桌子，你可千万别出来。

(春锦开门，沈宏进门。)

沈宏 (白)

我说，你关着门干么啦？

皮氏 (白)

今儿个八月节，我喝点酒。

沈宏 (白)

喝酒，干么要关门？

皮氏 (白)

怕来个外人，观之不雅。

沈宏 (白)

你还懂观之不雅！我问问你，你一个人吃酒，怎么两份杯筷？

皮氏 (白)

我给你预备了一份。

沈宏 (白)

筷子头上，怎么有油？

皮氏 (白)

那是，春锦给我夹菜来的。

沈宏 (白)

哎呀，你八成有了外遇了吧？我老西可不能戴这顶绿帽子！

(沈宏拍桌，赵旺自桌下出。)

沈宏 (白)

嗯，你是干什么的？

赵旺 (白)

你不在家，我给你帮忙来啦！

沈宏 (白)

这么说，我倒得给你道谢啦。

赵旺 (白)

不谢，不谢！

沈宏 (白) 好啊，这码事我也看出来啦。我问问你，玉堂春在哪儿哪？  
 皮氏 (白) 在后院哪！  
 沈宏 (白) 好了，我到后院找玉堂春去。你们俩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不管啦！  
 (沈宏下。)  
 赵旺 (白) 这回好啦，他不管咱们啦。咱们也不用偷偷摸摸啦。  
 皮氏 (白) 他把钱全拿了走，咱们怎么过呀！  
 赵旺 (白) 那还是害了他！  
 皮氏 (白) 你先走，全交给我啦。  
 (赵旺下。)  
 皮氏 (白) 春锦，做碗面去。  
 (春锦下。)  
 皮氏 (念) 沈宏尚可留活命，毒药先害玉堂春！  
 (皮氏下。)

## 【第十场：误食】

(苏三上。)  
 苏三 (二黄原板) 想当初遇公子何等欢畅，  
 到如今遭诬骗远涉异乡。  
 困居在洪洞县朝思暮想，  
 苦无计出罗网去寻三郎。  
 (沈宏上。)  
 沈宏 (山西梆子) 花钱受罪遭冤枉，  
 今日才得见姑娘。  
 (白) 姐姐，我沈宏来了。  
 苏三 (白) 你来作甚？  
 沈宏 (白) 我与你成亲来了。  
 苏三 (白) 沈官人，我虽娼门之女，早立从一之志，决无再嫁之心。你快放我出去，我死不忘恩。  
 沈宏 (白) 你不要说啦。想我沈宏为你花了一斗金子。假扮状元模样，又遭了一年官司，多不容易。今天你要是再不答应，我可也不是好说话的人啊！  
 (苏三背供。)  
 苏三 (白) 我若不从，恐他强逼于我。不免蒙哄一时，待到今晚，寻个短见，以报三郎。啊，沈官人，我可依从于你，只是近日身体不爽，你也要准备准备，过一、二日定与你成亲就是。  
 沈宏 (白) 只要你答应就好啦。那，你先好好养病。  
 (皮氏端面上。)  
 皮氏 (念) 肉面之中藏毒药，管教贱人一命销。  
 (白) 玉堂春，我知道你身体不爽，给你做了碗肉面，你吃一点儿吧。  
 苏三 (白) 多谢大娘，只是我吞吃不下。  
 皮氏 (白) 你少吃一点儿。  
 (皮氏向沈宏。)  
 皮氏 (白) 你劝劝她，让她吃一点儿。你可别吃，待会我单给你做。  
 (皮氏下。)  
 沈宏 (白) 姐姐，你多少吃一点，你瞧瞧，这碗面，油汪汪的，喷香。我瞧着都眼馋！  
 苏三 (白) 实实吞吃不下。  
 沈宏 (白) 你不吃，可要凉了。干脆，我替你吃了吧。  
 (沈宏吃面。)  
 沈宏 (白) 真香！嗯，怎么刚吃下去就肚子疼起来啦？哎呀，疼得厉害！哎呀，疼死我老西啦！  
 (扑灯蛾) 吃了热面汤，热面汤，  
 一命见阎王，见阎王！  
 (沈宏死。)

苏三 (白) 哎呀，他他他他，这是怎么样了？  
大娘啊！

(皮氏急上。)

皮氏 (白) 哟，这是怎么啦？噢，我明白啦！玉堂春，你把他给害啦！  
乡约！地保！  
走，这场官司我跟你打啦！

(皮氏拉苏三。)

苏三 (白) 这是哪里说起！  
(皮氏、苏三同下。)

## 【第十一场：成冤】

(鼓声。)

王仁 (内白) 升堂！  
(四差役、李虎、赵曜同上，同站门。王仁上。)

王仁 (念) 古今全一理，见钱都欢喜。当官为什么？捞钱和收礼！  
(王仁归坐。)

赵曜 (白) 启太爷：沈宏一案，原被告俱在堂下。

王仁 (白) 先带被告苏三！

李虎 (白) 带苏三！  
(苏三上。)

苏三 (白) 叩见太爷！

王仁 (白) 苏三，你怎样谋死沈宏，从实招来！

苏三 (白) 大人，沈宏乃是吃了皮氏所做肉面而亡，与小女子无干。

王仁 (白) 下去！带皮氏。  
(苏三下。)

李虎 (白) 皮氏上堂！  
(皮氏上。)

皮氏 (白) 叩见太爷！

王仁 (白) 皮氏，沈宏果是苏三害死的吗？

皮氏 (白) 不是她，还有谁？

王仁 (白) 那碗面，是哪个做的，哪个送去的？

皮氏 (白) 我可不知道。

王仁 (白) 满口胡言。大刑伺候！

皮氏 (白) 老爷，您别生气，我有话说。

王仁 (白) 有话快讲！

皮氏 (白) 堂上不好讲话。

王仁 (白) 不碍事，有话只管明说，老爷这儿百无禁忌。

皮氏 (白) 老爷，您断赢了我的官司，我孝敬您一千两银子。  
(王仁指左右。)

王仁 (白) 还有他们哪？

皮氏 (白) 另送他们众位八百两。

王仁 (白) 就这么办，下去。带苏三！  
(皮氏下。)

李虎 (白) 带苏三！  
(苏三上。)

苏三 (白) 叩见太爷！

王仁 (白) 苏三，快将谋死沈宏之事从实招来！

苏三 (白) 小女子方才言过，沈宏乃是吃了皮氏所送肉面而死！

王仁 (白) 哎，她不明白。  
李虎，你跟她说说。

李虎 (白) 是。  
苏三，你不知道，如今办什么事都得用这个。

(李虎比钱。)

李虎 (白) 刚才皮氏答应孝敬我们老爷一千两银子，合衙上下八百两，她的官司能不赢吗？你要给得比她多，你可就赢啦！

苏三 (白) 只是小女子分文皆无。

王仁 (白) 不开窍，来，把她给我捞起来！

(四差役同捞苏三。)

苏三 (二黄散板) 当初曾有银三万，

王仁 (白) 松刑，她说有银三万了？

李虎 (白) 还有零头无有？

苏三 (二黄散板) 若问余零是六千。

赵曜 (白) 行啦，老爷，您来三万，我们大伙分六千。

王仁 (白) 哎哟，财神奶奶，我可把您捞错啦！我得磕头赔罪！

赵曜 (白) 您先别忙。

李虎 (白) 李虎，问问她什么时候交来？

李虎 (白) 是。

苏三 (二黄散板) 你这三万六千两银子，什么时候交来？

苏三 (二黄散板) 如今不见三郎面，身边无有半文钱。

王仁 (白) 拿老爷开心啊，给我用鞭子打！

(李虎持鞭打苏三。)

王仁 (白) 有招无招？

苏三 (白) 无有招的！

王仁 (白) 与我打！

(李虎打。)

李虎 (白) 鞭子折断。

王仁 (白) 换鞭再打！

(李虎打。)

王仁 (白) 有招无招？

苏三 (白) 纵死无招！

赵曜 (白) 老爷，甭费事啦，我替她招供，替她画供得啦！

王仁 (白) 劳驾劳驾！

(赵曜写供，画供。)

王仁 (白) 将苏三钉肘收监！

苏三 (白) 太爷如此贪赃卖法，就不怕众人咒骂了么？

王仁 (白) 咳，你也不想想，凡是贪赃卖法的有怕骂的吗！带下去！退堂！

(众人同下。)

## 【第十二场：辞狱】

(崇公道上。)

崇公道 (念) 你说你公道，我说我公道。公道不公道，自有天知道。

(白) 小老儿崇公道，在山西省城皋台衙门当了一分差使，奉命来到洪洞县提案。到了监门啦。

禁卒 (内白) 我说开门哪！

(禁卒上。)

崇公道 (白) 有坐监的啦？

禁卒 (白) 什么坐监的呀！提人犯的！

崇公道 (白) 您请进。您提谁呀？

(崇公道进门。)

崇公道 (白) 提苏三。

禁卒 (白) 您稍等一等。

(禁卒向内。)

禁卒 (白) 我说, 苏三走动啊!

苏三 (内白) 苦哇!

(苏三上。)

苏三 (白) 喂呀……

(二黄散板) 忽听得唤苏三我心惊胆战,  
吓得我战兢兢不敢向前。  
无奈何走向前把礼来见,  
问老伯呼唤我所为哪般?

(白) 参见老伯!

崇公道 (白) 罢啦, 罢啦! 你就是苏三哪? 你大喜啦!

苏三 (白) 喜从何来?

崇公道 (白) 把你提省审讯, 你要是能辨明冤枉, 这官司就有了出头之日啦!

苏三 (白) 何人的长解?

崇公道 (白) 我的长解。

苏三 (白) 几时起程?

崇公道 (白) 即刻起程。

苏三 (白) 老伯稍候, 待我辞别狱神。

崇公道 (白) 快着点儿啊!

(崇公道、禁卒同下。)

苏三 (白) 苍天哪, 苍天哪! 想我苏三乎!

(反二黄慢板) 崇老伯他对我述说一遍,  
想起了王金龙负义儿男。  
我这里进庙去叩头拜见,  
尊一声狱神爷细听我言:  
保佑我与三郎重见一面,  
得生时修庙宇再塑金颜。

(崇公道上。)

崇公道 (白) 你辞别完啦吗?

苏三 (白) 辞别完了。

崇公道 (白) 来来来, 戴上这个。

(崇公道持枷向苏三。)

苏三 (白) 不戴了吧?

崇公道 (白) 这是朝廷王法, 哪有不戴之理!

苏三 (白) 喂呀!

(崇公道为苏三戴枷。)

苏三 (白) 老伯前去投文, 我在那厢等你。

(苏三下。典史暗上, 设座。二差役同上。)

典史 (白) 干嘛的?

崇公道 (白) 投文的。

典史 (白) 呈上来。

(典史接文书, 看。)

典史 (白) 长解一名崇公道。

崇公道 (白) 有。

典史 (白) 护解一名崇公道。

崇公道 (白) 有。

典史 (白) 喂, 怎么长解是你, 护解也是你?

崇公道 (白) 回老爷的话: 这趟是苦差使, 盘缠钱不多, 俩人不够, 一个人有点富裕。瞒上不瞒下, 您抬抬手, 我就过去啦。

典史 (白) 行啦。我说, 你要打太原回来, 可得给我捎个罗儿回来。

(典史递一串小钱。)

崇公道 (白) 您这点儿钱, 连个骡子尾巴也买不回来。

典史 (白) 你说的是什么罗儿?

崇公道 (白) 四条腿的骡子。

典史 (白) 我说的是马尾罗儿。  
 崇公道 (白) 您要它干嘛?  
 典史 (白) 我筛松香。  
 崇公道 (白) 筛松香干嘛?  
 典史 (白) 粘洋火。  
 崇公道 (白) 咳, 粘洋火不用松香!  
 典史 (白) 用什么?  
 崇公道 (白) 用黄蜡。  
 典史 (白) 蜡黄?  
 崇公道 (白) 冰糖!  
 典史 (白) 水凉, 老爷我, 退堂。  
 (典史、差役同下。)  
 崇公道 (白) 这位老爷好说好笑的!  
 (崇公道下。)

## 【第十三场：起解】(1)

(崇公道引苏三同上。)

苏三 (西皮流水板) 行将离却洪洞县,  
 将身来在大街前。  
 未曾开言泪满面,  
 过往君子听我言:  
 哪位去往南京转,  
 与我三郎把信传。  
 就说苏三薄命短,  
 来生结草并衔环。

(苏三跪。)

崇公道 (白) 你跪在这儿, 莫非求人帮你两个盘缠吗?  
 苏三 (白) 并非乞求盘费, 烦劳老伯去问, 可有往南京去的, 与我那王公子送上一信, 就说苏三今日起解了。  
 崇公道 (白) 哎呀, 到了这步田地, 还想着她那公子呢。我给你问问。  
 (崇公道向内。)  
 崇公道 (白) 列位, 有上南京去的没有?  
 店家 (内白) 上南京的前三天都走了。就有上口外、热河、巴沟、喇嘛庙拉骆驼的了!  
 崇公道 (白) 可真不巧!  
 (崇公道向苏三。)  
 崇公道 (白) 往南京去的, 头三天都走啦, 就剩下口外拉骆驼的啦!  
 苏三 (白) 我苏三好命苦啊!  
 (西皮流水板) 人言洛阳花似锦,  
 偏奴到来不遇春。  
 悲切切出了洪洞县城,  
 (崇公道、苏三同出城, 崇公道停。)  
 苏三 (西皮摇板) 老伯不走为何情?  
 (白) 老伯为何不走?  
 崇公道 (白) 大热的天儿, 我这空行人还出汗呢。你戴着这个, 更甭提了。干脆, 摘了吧!  
 苏三 (白) 此乃朝廷王法。  
 崇公道 (白) 什么王法不王法! 出了城, 就由着我啦! 摘了, 摘了!  
 (崇公道为苏三卸枷。)  
 苏三 (白) 老伯倒是个好人!  
 崇公道 (白) 好人, 可惜没有儿子。  
 苏三 (白) 老伯乏嗣无后?  
 崇公道 (白) 不但没有儿子, 连孙子也耽误了!  
 苏三 (白) 取笑了! 我有意拜在老伯膝下, 以为义女, 不知老伯意下如何?

崇公道 (白) 我可不敢当!

苏三 (白) 爹爹请上, 受女儿一拜!

(苏三拜, 崇公道搀扶。)

崇公道 (白) 起来, 起来。没想到我收了这么一个好干女儿! 哎呀, 穷干爹, 拿什么当见面礼儿? 得啦, 就拿这根棍吧。你拄着它, 三条腿总比两条腿强的多不是!

苏三 (白) 多谢爹爹! 你我父女鬻行者!

(西皮导板) 玉堂春含悲泪忙往前进,

(西皮慢板) 想起了当年事好不伤情。

(西皮原板) 一恨那无情舅父心太狠, 大不该将甥女卖入娼门。

崇公道 (白) 咳, 你那狠心的舅舅不就为发财吗! 世上为钱丧德的多的是, 要恨, 可恨的多着呢!

苏三 (西皮原板) 二恨山西沈延林, 他不该用银钱为我赎身!

崇公道 (白) 赎身, 本来是好事, 可是沈延林为你赎身, 还是为了他自己。这种人不是什么好东西!

苏三 (西皮原板) 三恨皮氏狗贱人, 她不该用药面毒死夫君。

崇公道 (白) 皮氏是为了害你, 没想到把她丈夫害了。

苏三 (西皮原板) 四恨丫鬟小春锦, 她不该勾引赵监生!

崇公道 (白) 春锦是皮氏买来的丫鬟, 可不全得听皮氏的吗? 皮氏教她往东, 她决不敢往西不是!

苏三 (西皮原板) 五恨赃官王县令,

崇公道 (白) 咳, 你想想, 他们当官儿的当中, 好人能有几个。哪个当官儿的能秉公办事儿!

苏三 (西皮原板) 六恨那众衙役分了赃银。

崇公道 (白) 又道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吗!

苏三 (西皮原板) 七恨李虎非刑狠,

崇公道 (白) 八恨那赵书吏改了招呈!

崇公道 (白) 总而言之, 都是为钱。官场之中, 就是这么样, 官官相护, 狼狈为奸。平民百姓, 到什么时候也得受害!

苏三 (白) 哎!

(西皮摇板) 胸中填满千般恨, 洪洞县内无有好人!

崇公道 (白) 嘿, 这你可不对, 伤众。洪洞县内无好人? 我也是洪洞县的人, 这是连我也骂进去啦! 得啦, 不是好人, 我也甭做好事啦! 来来来, 给我戴上!

(崇公道取枷向苏三。)

苏三 (白) 呀!

(西皮流水板) 一句言语错出唇, 爹爹一旁把气生。我只得走向前把好言奉敬,

(白) 爹爹, 爹爹!

(西皮摇板) 唯有我老爹爹

(回龙) 是一个好人!

崇公道 (白) 人受一句话, 佛受一炷香。她这一说我这气又全没啦! 咱们还是往前走吧!

苏三 (西皮摇板) 但愿得遇包文正, 一载沉冤早剖明!

崇公道 (白) 眼瞧着到了省城啦。你还得把它戴上。

(崇公道举枷。)

苏三 (白) 哎呀, 爹爹呀! 女儿有一事要向爹爹言明。此案本与女儿无干, 如今定罪, 实是冤枉。监中有人替女儿作了申冤大状, 女儿藏在身边。此去见了都天大人, 还望爹爹替我呈递上去才好!

崇公道 (白) 这么办。咱们把它藏在行枷之内, 到了都天大人那里, 当堂劈肘开枷, 这个状

子不就递上去了吗？  
苏三（白）有劳爹爹。

（崇公道为苏三戴枷，藏状。）

苏三（西皮散板）父女沿途把话论，  
官府腌臢害平民。  
太原城池已临近，  
九死还望求一生。

（崇公道、苏三同进城，同下。）

#### 【第十四场：会审】

（王金龙上。）

王金龙（引子）为访娇容，私察洪洞，恩情一旦抛，何时再重逢！  
（念）何论皇亲国戚，哪怕侯伯公卿。王子犯法同庶民，俱要按律而行。

（王金龙归座，门子暗上。）

王金龙（白）下官，王金龙。官拜山西八府巡按。前者路过平阳府，见洪洞县案卷之内有谋死亲夫一案，不知牵连多少好人在内。因此将此案提省亲自审问，待布、按二位前来，共同区处。

（布门子、按门子同上。）

布门子、  
按门子（同白）门上有人么？  
门子（白）做什么的？  
布门子、  
按门子（同白）二位大人求见。  
门子（白）候着。  
启大人：布、按二位大人求见。

王金龙（白）有请！  
门子（白）有请二位大人。

（潘必正、刘秉义同上，同见。）

潘必正、  
刘秉义（同白）大人累世公卿，才高八斗，龙行一步，百草皆生。司里等佩服。  
王金龙（白）岂敢！

潘必正、  
刘秉义（同白）大人路过几省？在哪里下马？  
王金龙（白）路过八省。在洪洞县下马。

潘必正、  
刘秉义（同白）可曾察得民情？  
王金龙（白）也曾察得民情，内有谋死亲夫一案，也不知牵连多少好人。

潘必正、  
刘秉义（同白）有个贤愚不等！  
王金龙（白）好个贤愚不等！

潘必正、  
刘秉义（同白）大人升堂，先审哪一案？  
王金龙（白）自然先审谋死亲夫一案。

潘必正、  
刘秉义（同白）大人升堂，司里等仪门伺候。  
王金龙（白）就依二位。  
来，升堂！

（王金龙、潘必正、刘秉义自两边分下。）

门子（白）开门！  
（门子下。四文堂、四刽子手、布门子、按门子、潘必正、刘秉义、王金龙同上。归座。崇公道暗上。）

王金龙（白）传长解！  
门子（白）传长解！

崇公道 (白) 长解崇公道告进。  
(崇公道进门。跪。)

崇公道 (白) 叩见大人。  
门子 (白) 长解一名崇公道。  
崇公道 (白) 有。  
门子 (白) 护解一名崇公道。  
崇公道 (白) 有。  
王金龙 (白) 嗯! 长解是你, 护解也是你。你一人充当二役, 分明是一刁棍!  
门子 (白) 请刘大人用刑!  
刘秉义 (白) 扯下去打!  
崇公道 (白) 小人有话, 未曾回明!  
刘秉义 (白) 有话朝上回。  
崇公道 (白) 启禀大人: 公文之上有小人的名字, 小人方敢答话; 公文之上无有小人的名字, 小人不敢应声。望大人开恩!  
刘秉义 (白) 长解回明, 其刑可免!  
王金龙 (白) 免。带犯妇!  
崇公道 (白) 苏三走动!  
苏三 (内白) 苦啊!  
(苏三上。)

苏三 (白) 喂呀!  
(西皮散板) 来在都察院,  
举目朝上观。  
两旁的刀斧手,  
吓得我胆战又心寒。  
苏三此一去好有一比,  
崇公道 (白) 比作何来?  
苏三 (西皮散板) 好比那羊入虎口有去无还。  
崇公道 (白) 不要害怕, 少时都天大人定会开脱你的死罪!  
苏三 (哭头) 啊啊啊啊, 老爹爹呀!  
崇公道 (白) 噤声! 不要啼哭, 待我替你报门。  
报, 犯妇告进!  
(崇公道引苏三同进门, 苏三跪。)

王金龙 (白) 掌起面来!  
(苏三抬头。)

王金龙 (白) 哎呀!  
(西皮散板) 王金龙仔细来观看,  
堂下分明是苏三。  
一霎时不由我神魂迷乱,  
(王金龙昏厥。)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啊, 大人!  
(王金龙猛醒。)

王金龙 (白) 噢噢噢。  
(南梆子) 三魂渺渺又回还。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大人, 这是怎么样了?  
王金龙 (白) 染有旧疾, 偶尔发作。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大人身体不爽, 且去将息, 此案改日再审吧?  
王金龙 (白) 哪有因私废公之理。  
苏三, 你可有诉状?

苏三 (白) 有。  
王金龙 (白) 呈。

苏三 (白) 这……无。

王金龙 (白) 啊，本院问你有诉状，你道有；教你呈，又说无……

刘秉义 (白) 分明是一刁妇！

门子 (白) 请刘大人用刑！

刘秉义 (白) 掌嘴！

苏三 (白) 哎呀，大人哪！犯妇有话，未曾回明。

刘秉义 (白) 有话朝上回！

苏三 (白) 启禀都天大人：犯妇之罪，并非犯妇所犯，乃是皮氏用银钱将犯妇买成一行死罪。监中有人不服，替犯妇作了伸冤大状，起解临行之时，只恐被人搜出，藏在行枷之内。望都天大人开一线之恩，当堂劈肘开枷。犯妇纵死九泉，喂呀，也得瞑目了啊！

刘秉义 (白) 犯妇回明，其刑可免。

王金龙 (白) 免。

传长解，当堂劈肘开枷！

崇公道 (白) 是。

(崇公道开枷，呈状。)

门子 (白) 三日后，领回文。

(崇公道下。)

王金龙 (白) 犯妇，你将状纸上的情由一一讲来，本院开脱你的死罪！

苏三 (白) 都天大人容察！

(西皮导板) 玉堂春跪至在都察院，

王金龙 (白) 啊，状纸上面写的苏三，口称玉堂春，是何缘故？

门子 (白) 请刘大人用刑！

刘秉义 (白) 来，看拶！

苏三 (回龙) 啊啊啊啊，大人哪！

(四文堂、四刽子手、布门子、按门子同下。)

王金龙 (白) 脸朝外跪！

门子 (白) 脸朝外跪！

(门子下。)

苏三 (西皮慢板) 玉堂春本是公子取的名。

刘秉义 (白) 我且问你，鴛儿买你入院的时节，你是多大年纪？

苏三 (西皮慢板) 当时只有七岁整，

潘必正 (白) 你在院中住了几载？

苏三 (西皮慢板) 在院中住了整九春。

刘秉义 (白) 七九一十六岁，你也长成人了。我且问你，你在院中结识了哪一个呢？

潘必正 (白) 头次结识的是哪一个？

苏三 (西皮慢板) 十六岁结识的是那王……

刘秉义 (白) 王什么？

苏三 (西皮慢板) 啊啊啊啊……

潘必正 (白) 到底是王什么？

苏三 (西皮慢板) 王公子啊……

刘秉义 (白) 他是甚等样人？

苏三 (西皮慢板) 他本是礼部堂上三舍人！

王金龙 (白) 住了！本院问你谋死亲夫一案，哪个问你院中苟且之事！

刘秉义 (白) 啊，大人，谋死亲夫一案要审。

王金龙 (白) 要审！

潘必正 (白) 院中苟且之事，也要问。

王金龙 (白) 也要问。

刘秉义 (白) 又道是树从根脚起，

潘必正 (白) 水从源头流。

王金龙 (白) 如此，审哪！

刘秉义 (白) 审哪！

王金龙 (白) 问哪！

潘必正 (白) 问哪?  
 王金龙 (白) 讲!  
 苏三 (西皮慢板) 初见面赠银三百两,  
 吃一杯香茶就动身。

潘必正 (白) 二位大人, 那王公子刚见面就花了三百两银子, 吃了一杯香茶就走了, 可算得慷慨!

王金龙 (白) 算得大方!  
 刘秉义 (白) 二位大人, 说什么慷慨大方, 分明他王氏门中不幸, 出了这样败家之子!  
 王金龙 (笑) 啊, 哈哈哈哈哈。  
 (王金龙、潘必正、刘秉义同笑。)

王金龙 (白) 讲!  
 苏三 (西皮原板) 公子二次把院进,  
 随带来三万六千银。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在你院中住了几载?  
 苏三 (西皮原板) 在院中未到一年整,  
 花尽了三万六千银。

刘秉义 (白) 住了, 那王公子在你院中未住一年, 便花尽了三万六千两银子。难道你们院中吃银子, 穿银子不成?

苏三 (白) 犯妇自有支销。  
 王金龙 (白) 着啊, 她有支销。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她有支销, 大人, 你怎么知道?  
 王金龙 (白) 啊, 这个。哎, 她状纸上面写着支销呢!  
 刘秉义 (白) 如此, 审她的支销!  
 潘必正 (白) 问她的支销!  
 王金龙 (白) 审哪!  
 刘秉义 (白) 审哪!  
 王金龙 (白) 问哪!  
 潘必正 (白) 问哪!  
 (王金龙、潘必正、刘秉义同笑。)

王金龙 (白) 讲!  
 苏三 (西皮原板) 南北二楼公子造,  
 还有那玉石的栏杆与那翡翠屏。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鸨儿待他如何?  
 苏三 (西皮原板) 鸨儿待他心忒狠,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怎样的狠法?  
 苏三 (西皮原板) 数九寒天将公子他赶出了院门。  
 王金龙 (白) 想那王公子花了许多银钱, 数九寒天竟被赶出院去, 好个狠心的忘八!  
 潘必正 (白) 狠毒的鸨儿!  
 刘秉义 (白) 偏偏遇上这倒运的公子!  
 (王金龙、潘必正、刘秉义同笑。)

刘秉义 (白) 讲!  
 苏三 (西皮原板) 公子一怒出了院,  
 关王庙内暂把身存!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你是怎样知道的?  
 苏三 (西皮原板) 那一日金哥报一信,  
 奴在北楼装病形。  
 手帕包银三百两,  
 关王庙内会一会情人。

潘必正 (白) 二位大人, 你看玉堂春到了这个时节, 还要携带银两去会情人, 可算得有情分, 有义气!

王金龙 (白) 有情分, 有义气!

刘秉义 (白) 说什么情分, 义气, 乃是孽缘未满!

(王金龙、潘必正、刘秉义同笑。)

刘秉义 (白) 你二人见面之后, 又当如何?

苏三 (西皮原板) 万种的离情诉不尽,  
在周仓足下叙一叙寒温。

潘必正 (白) 二位大人, 我把他二人好有一比。

王金龙 (白) 比作何来?

潘必正 (白) 黄柏树下抚瑶琴——

王金龙 (白) 此话怎讲?

潘必正 (白) 苦中儿取乐呀!

刘秉义 (白) 我也有一比。

王金龙 (白) 比作何来?

刘秉义 (白) 望乡台上摘牡丹——

王金龙 (白) 此话怎讲!

刘秉义 (白) 至死还要贪花!

(王金龙、潘必正、刘秉义同笑。)

刘秉义 (白) 讲!

苏三 (南梆子) 打发了公子去赶考,  
落风坡前遇着了强人。

潘必正 (白) 二位大人, 你看王公子回转南京途中, 不想又遇着强人。真真的命苦!

王金龙 (白) 真真命薄。

刘秉义 (白) 说什么命苦、命薄。他呀, 该当有这个下场头!

(王金龙、潘必正、刘秉义同笑。)

王金龙 (白) 讲!

苏三 (西皮原板) 公子落得长街讨饭,

潘必正 (白) 王公子落得乞讨, 我倒想起一辈古人来了!

王金龙、  
刘秉义 (同白) 哪辈古人?

潘必正 (白) 昔日郑儋之子郑元和, 曾在长街讨饭, 后来得中头名状元, 这王公子可以比得郑元和了!

王金龙 (白) 比得郑元和了!

刘秉义 (白) 想那郑元和乃是前辈老先生, 那王公子焉能比得! 比不得, 比不得!

王金龙 (白) 比得!

刘秉义 (白) 比不得!

王金龙 (白) 比得, 比得, 比得!

潘必正 (白) 王大人说比得, 就比得!

刘秉义 (白) 怎么, 王大人说比得就比得, 好好好, 比得比得, 比得!

讲!

苏三 (西皮原板) 吏部堂上去巡更!

潘必正 (白) 这王公子白日长街乞讨, 夜间吏部堂上巡更, 真真可怜!

王金龙 (白) 实在可怜!

刘秉义 (白) 那王公子不是在吏部堂上巡更。

潘必正 (白) 是做什么?

刘秉义 (白) 是替他上辈先人打脸现世!

(王金龙、潘必正、刘秉义同笑。)

王金龙 (白) 讲!

苏三 (西皮原板) 公子三次进了院,  
拐带银两转回南京!

王金龙 (白) 住了! 想那王公子在你院中花了许多银两, 怎么还落个拐带二字?

苏三 (白) 并非公子拐带, 乃是犯妇所赠。

王金龙 (白) 你赠他多少?  
 苏三 (白) 黑夜之间, 又无天平戥秤。用手一约, 不过三百余两!  
 王金龙 (白) 哎呀且住。那日去到旅店, 用天平一称, 果然是三百余两!  
 哎呀, 我那.....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大人, 王法森严, 还是待她自己招认的为是。  
 王金龙 (白) 我的旧病又发作了! 此案有劳二位大人代审了吧!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卑职效劳。  
 打坐向前。  
 (王金龙扶案。刘秉义、潘必正同前坐。)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苏三, 你将状纸上的情由接着招来, 大人还要开脱你的死罪!  
 苏三 (白) 大人哪!  
 (西皮二六板) 打发公子回原郡,  
 我二人对天把誓盟。  
 公子立志不另娶,  
 玉堂春至死不嫁人。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既说不嫁, 为何又嫁了那山西沈延林?  
 苏三 (西皮流水板) 那一日梳妆来照镜,  
 在楼下来了沈延林。  
 他人口中夸豪富,  
 蔑却公子王金龙。  
 奴在楼上高声骂,  
 只骂得延林脸绯红。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他就罢了不成?  
 苏三 (西皮流水板) 含羞带恨出了院,  
 与鸨儿定计娶奴身。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身价银子多少? 媒证又得多少?  
 苏三 (西皮流水板) 作媒的银子三百两,  
 鸨儿到手一斗金。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你就甘愿前去了?  
 苏三 (西皮流水板) 鸨儿逼迫奴不允,  
 才将假书诓骗人。  
 说是公子得高中,  
 得中了黄榜第一名。  
 奴正在将疑又将信,  
 又谁知一马就到洪洞。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你在洪洞住了几载?  
 苏三 (西皮流水板) 在洪洞住了一年整,  
 皮氏贱人起毒心。  
 一碗药面付奴手,  
 奴回手付与沈延林。  
 他也不解其中计,  
 吃下一口哼一声。  
 昏昏迷迷倒在地,  
 七孔流血命归阴。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皮氏又当如何?  
 苏三 (西皮流水板) 皮氏出门高声喊,  
 她道犯妇谋害人。  
 惊动乡约和地保,  
 拉拉扯扯到了公庭。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头堂官司如何审问?  
 苏三 (西皮流水板) 头堂官司问得好!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二堂呢?  
 苏三 (西皮摇板) 他就变了心!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敢是受贿了?  
 苏三 (西皮流水板) 王知县受贿一千两,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阖衙呢?  
 苏三 (西皮流水板) 阖衙分赃八百银。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又是怎样审问?  
 苏三 (西皮流水板) 上堂打我四十板,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你不该招认!  
 苏三 (西皮流水板) 无情拶子我难受刑!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你也不该招认!  
 苏三 (西皮流水板) 犯妇本当不招认,  
 我的大老爷!  
 皮鞭打断有数根!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你在监中住了几载?  
 苏三 (西皮流水板) 在监中住了一年整,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可有人来看你?  
 苏三 (西皮流水板) 并无有一人探望奴的身。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忘八、鴛儿呢?  
 苏三 (西皮流水板) 忘八、鴛儿无踪影,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你那知心的人儿呢?  
 苏三 (西皮流水板) 犯妇哪有那知心的人!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王公子呢?  
 苏三 (西皮流水板) 王公子一家多和顺,  
 他与奴露水夫妻有的什么情?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眼前若有公子, 你可认识于他?  
 苏三 (西皮流水板) 眼前若有王公子,  
 青纱罩脸我也认得清!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你认得他。他如今顶冠束带, 不来认你, 也是枉然!  
 苏三 (白) 大人哪!  
 (西皮散板) 若与公子见一面,  
 纵死黄泉也甘心!

刘秉义 (白) 大人，此案不要审了。

潘必正 (白) 怎么？

刘秉义 (白) 你我审来审去，把王大人也审在其内了！你我暂且告退，看他怎样落案！

潘必正、刘秉义 (同白) 大人好转，司里等暂且告退！  
(潘必正、刘秉义同暗笑，自两边分下。四文堂、门子同上。)

王金龙 (西皮摇板) 苏三堂前把话论，  
句句不差半毫分。  
本当下位将她认，  
啊！

四文堂 (同白) 王法条条不徇情。  
进退维谷难坏我，  
有了！

王金龙 (西皮摇板) 此案交与刘大人。  
(白) 来，拿我名帖，请刘大人前来。

门子 (白) 遵命！  
(门子下。)

王金龙 (白) 犯妇，你且出衙，本院开脱你的死罪就是。

苏三 (白) 多谢大人！  
(西皮二六板) 这一堂官司未动刑，  
玉堂春才得放宽心。  
出得案院回头看，  
啊！

(白) 这大人好似三舍人。  
是公子就该将我来认，  
噢！

(西皮快板) 王法条条不徇情。  
上前去说几句知心话，  
看他知情不知情！

王金龙 (西皮摇板) 玉堂春好比花中蕊，  
(白) 那王公子比作何来？

苏三 (西皮快板) 王公子好比采花蜂。  
想当初花开多茂盛，  
他好比蜜蜂儿飞来飞去采花心。  
到如今不见我那三……

王金龙 (白) 三什么？  
(西皮摇板) 三公子！  
花谢时怎不见那蜜蜂儿行！

王金龙 (白) 出院去罢！

苏三 (西皮散板) 悲切切哭出了都察院，  
恼恨那公子太无情！  
(苏三下。门子引刘秉义同上，同进门。)

刘秉义 (白) 参见大人，大人有何吩咐？

王金龙 (白) 苏三一案，拨在大人台前审问，须要谅情一二。

刘秉义 (白) 我要按律而断！

王金龙 (白) 但凭于你！  
(王金龙下。门子随下。)

刘秉义 (白) 好个但凭于我！想他王金龙少年风流，倒也罢了。如今身为巡按，会审之中贪恋旧情，却又盛气凌人，我岂能容他。谅他今晚必去女监探看玉堂春。我不免先行前去，安排禁卒，耍笑于他一番。不错，就是这个主意！  
(刘秉义笑下。)

## 【第十五场：监会】

(王金龙上。)

王金龙 (二黄摇板) 乔装改扮出察院，  
女监之内探苏三。  
(白) 来此已是女监，里面有人么？

(女禁上。)

女禁 (白) 有坐监的吗？  
王金龙 (白) 我是探监的。  
女禁 (白) 看谁呀？  
王金龙 (白) 看望苏三。  
女禁 (白) 可得多给钱！  
王金龙 (白) 你要多少。  
女禁 (白) 二十两！  
王金龙 (白) 就与你二十两。

(王金龙取银，递入。)

女禁 (白) 等我给你开门。  
(女禁开门，王金龙进入。)

王金龙 (白) 苏三，苏三！  
女禁 (白) 别嚷！我给你叫去！  
(女禁向内。)

女禁 (白) 我说苏三哪，有人看你来啦？  
苏三 (内白) 来了！  
(苏三上。)

苏三 (二黄散板) 忽听前面一声唤，  
不知有谁来探监？  
王金龙 (白) 三姐在哪里？三姐在……  
苏三 (白) 三郎来了！三郎啊！  
(王金龙、苏三相扶。)

苏三 (二黄散板) 只说今生不能见，  
谁知相会在牢监！  
(王金龙向女禁。)

王金龙 (白) 行个方便吧！  
女禁 (白) 还得要……  
王金龙 (白) 钱，在这儿哪！  
(王金龙递银给女禁。)

女禁 (白) 你们在这儿说话，我上外头给你们瞧着点儿去。  
(女禁下。)

苏三 (白) 三郎啊，今日察院之中那位都天大人就是你么？  
王金龙 (白) 正是。  
苏三 (白)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王金龙 (白) 怎么？  
苏三 (白) 三郎今日身任都天，职司凤宪，黑夜之间，来到女监，岂不玷辱官箴？  
王金龙 (白) 我与三姐乃是患难夫妻。两番赠银之恩，至今未报，焉能不来探看？  
苏三 (白) 三郎，你的前程远大，我这薄命之人，果若累及你的前程，岂非为身莫赎之罪。我也不敢望你救我，今朝见此一面，死也甘心。你快快出监去吧！  
王金龙 (白) 小小前程，怎抵得我我恩爱。三姐，我若不能救你，纵然禄享千钟，官高极品，又有何用！  
苏三 (白) 哎呀，三郎啊！  
(二黄散板) 薄命之人何足恋，  
急速出监莫迟延！  
(女禁上，进门。)

女禁 (白) 哎哟，不好啦！皋台大人亲自察监来啦！  
苏三 (白) 哎呀！  
王金龙 (白) 事到如今，怕也无益。待我前去见他！

苏三 (白) 这万万使不得的，还是想个计策的为是。  
 王金龙 (白) 噢，有了。待我涂黑脸面，假装疯癫，混出监去！  
 (王金龙向女禁。)  
 王金龙 (白) 请借笔墨一用。  
 (女禁下。)  
 苏三 (白) 此计甚好。  
 王金龙 (白) 三姐，请至后面。  
 (女禁取笔墨上。苏三下。王金龙涂面。)  
 王金龙 (二黄散板) 假装疯癫出监门，  
 (王金龙出门，女禁下。刘秉义上。)  
 刘秉义 (二黄散板) 你是何人通姓名？  
 王金龙 (白) 我啊，我是玉皇大帝！  
 刘秉义 (白) 什么？  
 王金龙 (白) 太白金星！  
 刘秉义 (白) 胡说！  
 王金龙 (白) 纯阳吕祖！  
 (三笑) 啊哈，啊哈，啊哈哈哈哈哈！  
 (王金龙急下。)  
 刘秉义 (白) 诺大按院，被我吓得胡说八道的！啊哈哈哈哈哈，待我去寻潘大人商议如何处置此事！  
 (刘秉义下。)

## 【第十六场：明冤】

(潘必正上。布门子随上。)  
 潘必正 (西皮摇板) 两情坚贞堪景仰，  
 成人之美理应当。  
 (白) 那日刘大人前来商议提参王金龙，被我拦阻。劝他与王大人两相和好。今日他将人犯传齐，我二人同去察院了结此案去。  
 (西皮摇板) 催马加鞭察院往，  
 (潘必正、布门子同走圆场。刘秉义、按门子同上。)  
 刘秉义 (西皮摇板) 察院平冤法申张。  
 潘必正 (白) 刘大人！  
 刘秉义 (白) 潘大人！一千人犯俱已押赴察院。  
 潘必正 (白) 如此甚好。你我紧行一程。  
 (众人同走圆场。门子暗上。潘必正向布门子。)  
 潘必正 (白) 向前通禀。  
 (布门子向门子。)  
 布门子 (白) 烦劳通禀：布、按二位大人求见。  
 门子 (白) 请稍候。  
 (门子向内。)  
 门子 (白) 启大人：布、按二位大人求见。  
 王金龙 (内白) 有请！  
 门子 (白) 有请二位大人！  
 (王金龙上。潘必正、刘秉义同进门。布门子、按门子同随进。)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大人！  
 王金龙 (白) 二位大人！  
 潘必正 (白) 刘大人已将一千人犯带齐。他，还要与大人赔礼。  
 快来，快来！  
 刘秉义 (白) 司里前晚多有冒犯，望祈恕罪！  
 王金龙 (白) 乃是本院自己无才，无怪大人！  
 潘必正 (白) 旧事休再提起。你我升堂理事如何？

王金龙 (白) 吩咐升堂!  
 (四文堂、四刽子手同上, 同站门。王金龙、潘必正、刘秉义同归座。)

王金龙 (白) 将一千人犯押上堂来!  
 门子 (白) 将一千人犯押上堂来!  
 (差役押王仁、赵曜、李虎、春锦、皮氏、赵旺同上, 众人同跪。)

王金龙 (白) 王仁, 你可知罪?  
 王仁 (白) 犯官知罪。  
 王金龙 (白) 王仁身为县令, 擅敢贪赃枉法。草菅人命。潘大人, 该当治他何罪?  
 潘必正 (白) 该当革职查办。押去听参!  
 王仁 (白) 谢大人。  
 (王仁下。)

王金龙 (白) 赵曜、李虎, 你这两个狗才, 竟敢滥用非刑、捏造假供、卖法营私。刘大人, 他们当治何罪?  
 刘秉义 (白) 似此行径, 不知残害了多少好人, 该当打入站笼毙命。押了下去!

赵曜、  
 李虎 (同白) 谢大人! 哎!  
 (赵曜、李虎同下。)

王金龙 (白) 赵旺、皮氏, 奸夫淫妇竟敢私通谋命, 反诬他人。事到如今, 你二人还有何话讲?  
 赵旺、  
 皮氏 (同白) 只求大人开恩!  
 王金龙 (白) 刘大人, 他两个该当何罪?  
 刘秉义 (白) 皮氏凌迟, 赵旺枭首, 绑在院门!  
 赵旺、  
 皮氏 (同白) 这回可完啦!  
 (赵旺、皮氏同下。)

王金龙 (白) 春锦无知, 刘大人, 当堂释放如何?  
 刘秉义 (白) 大人明断。  
 春锦 (白) 谢大人!  
 (春锦下。)

王金龙 (白) 此案总算平复了!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啊, 大人, 还有苏三呢?  
 王金龙 (白) 潘大人, 将她交与刘大人发落如何?  
 潘必正 (白) 可与刘大人发落。  
 刘秉义 (白) 司里不敢!  
 王金龙 (白) 大人, 何必忒谦!  
 刘秉义 (白) 司里审得的?  
 王金龙、  
 潘必正 (同白) 审得的!  
 刘秉义 (白) 司里斗胆了!  
 左右, 带苏三上堂!

门子 (白) 苏三上堂!  
 (苏三上。)

苏三 (白) 叩见三位大人!  
 刘秉义 (白) 来, 扯下去打!  
 王金龙 (白) 哎, 你怎么又来了?  
 刘秉义 (白) 取笑了!  
 啊, 苏三, 你遭不白之冤, 今遇都天大人, 才得申明。赏你插花披红, 去往白衣庵中暂住。听候安排。  
 苏三 (白) 多谢大人!

(苏三插花披红。赵旺、皮氏被绑暗同上，站两旁。)

苏三 (白) 谢大人！  
(西皮散板) 苏三出了都察院，  
奸夫淫妇列两边。  
(白) 皮氏啊，贱人！你也有今日！我虽是娼家出身，早抱从一而终之志。到得你家一年，并不曾与那沈延林成亲，可见我是清白的女子。你这贱人，谋死亲夫，反来诬告于我，幸亏苍天有眼，得遇清官……

皮氏 (白) 那是你的情人儿！

苏三 (白) 断明我的冤枉。我今日插花披红，你此时披枷戴锁。这才是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可怜你花了若干银钱，只买成谋死亲夫一行死罪。你悔是不悔？我好侥幸也！  
(西皮散板) 自作自受休埋怨，  
明正典刑在眼前！

(苏三下。)

王金龙 (白) 两厢退下。转堂！  
(四剑子手押皮氏、赵旺同下，四文堂、三门子同下。王金龙、潘必正、刘秉义同归座。)

王金龙 (白) 此案得以公正判断，皆刘大人之功也！

潘必正 (白) 大人就该早日迎娶苏三。

刘秉义 (白) 就请大人准备花烛之事，司里亲往白衣庵迎接夫人就是。

王金龙 (白) 又要有劳大人！

潘必正 (白) 有道是能者多劳，他呀，是好事坏事都能办哪！

王金龙、  
刘秉义 (同白) 取笑了！

王金龙、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笑) 哈哈哈哈哈……  
(王金龙、潘必正、刘秉义自两边分下。)

## 【第十七场：团圆】

(王金龙搀苏三同上。)

王金龙 (白) 夫人，一日劳乏，快快歇息歇息。

苏三 (白) 相公你也请坐。  
(王金龙、苏三分坐。潘必正、刘秉义同上，同敲门。)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大人，快快开门。

王金龙 (白) 来了！  
(王金龙开门，潘必正、刘秉义同进入。)

王金龙 (白) 夜已深了，二位大人还有何事？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再与大人道喜！

王金龙 (白) 有劳有劳，二位请过来。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好好好。

王金龙 (白) 站齐了！  
(潘必正、刘秉义面向外并立，王金龙推出，关门。)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哎呀呀，推出来了！

潘必正 (白) 走吧！

刘秉义 (白) 听他们讲些什么！

苏三 (白) 啊，相公，你我当年关王庙相见之时，哪曾想还有今日！

王金龙 (白) 夫人提起关王庙，我倒好笑。

苏三 (白) 笑什么？

王金龙 (白) 那晚,你见了周仓老爷,就是这样……  
 (王金龙作哆嗦状。)  
 苏三 (白) 我不说你,你反来说我!  
 王金龙 (白) 夫人说我何来?  
 苏三 (白) 那晚你在关王庙,还不是这样……哐哐哐哐……  
 (苏三作哆嗦状。)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大人,开门,开门!  
 (王金龙开门,潘必正、刘秉义同进入。)  
 王金龙 (白) 二位还未走去?  
 潘必正 (念) 闻得大人打哆嗦,  
 刘秉义 (念) 特地前来送被窝!  
 王金龙 (白) 哎呀,取笑了!  
 (完)

(1)如演出全本感觉时间过长,可删去此场。起解一节情由,由崇公道以数板交代。内容如下:  
 崇公道 (数板) 我在洪洞当皂班,不站堂、不看监;身为长解押囚犯,登山涉水不怕风雨寒。这一天上司公文来到了洪洞县,叫二监解苏三。事关紧急哪敢怠慢,我领公文、拿火签,亲到监中提苏三。戴上了鱼枷穿上了大红罪衣衫,可怜她懦弱的女子披枷戴锁多么艰难。我一见心发软,去掉了刑具我与她一边走着一边谈。她道是恨赃官,我甚是同情为她可怜不但可怜而且投缘。她念她松柏节操白无玷;她念我年高有德、无儿无女拜在了我的膝前。就是她问完了这个又把那个问,她道说洪洞县里没有好人,连老汉也都放在了里边,当时气坏了崇老汉,吹胡子瞪眼把脸翻。这个孩子随机应变,手心捂在了我的胸前。干爹长,干爹短,干爹干爹可是叫得欢;我的心里好喜欢。她又说有人不服替她写下了状,怕被搜出可怎么办?我把状纸藏在了行枷里边,见了都天审清冤,重见青天、重见青天!  
 (白) 小老儿崇公道,只因上司有公文到来,要提苏三到太原复审,我们由洪洞县已经来到太原,公文也交上去了,人犯已经收了监了,三天之后领交回文,今天已是三天头上了,可我放心不下,我不免去到班房打听打听。正是:  
 (念) 身在公衙内,官差不自由。  
 (崇公道下。)